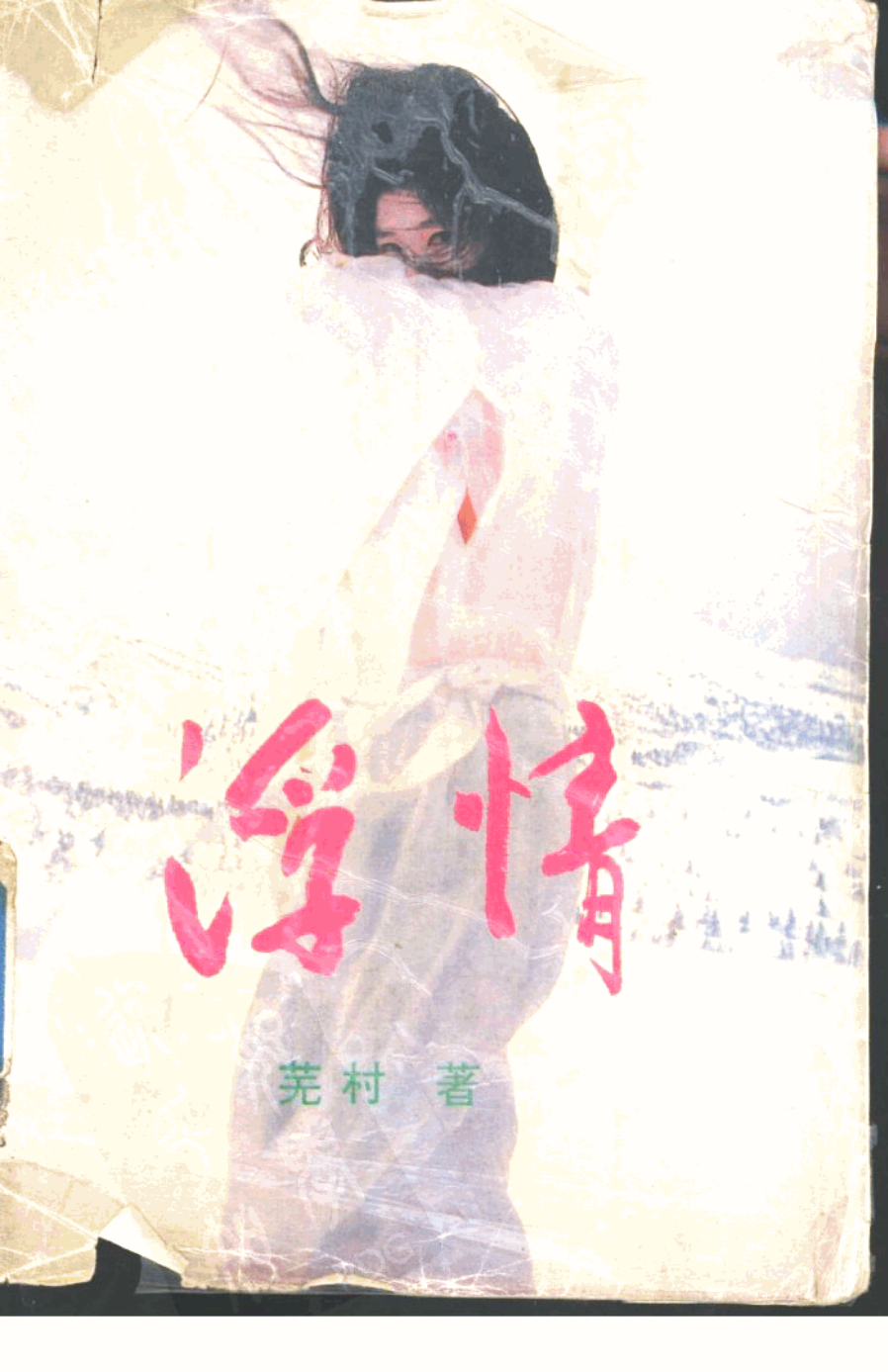




浮情

芜村 著

故事梗概

这故事就发生在今天。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县城，昔日看见男女在一起都脸红的人们，今天被现代文明媒介喧嚷得全骚动起来了。于是，男人开始掠夺女人，女人开始进攻男人。男人损伤的是金钱与精神，女人逝去的是年华与青春。当官的利用权谋钱，谋色；市侩们利用钱窃利、玩色；清水衙门里的职员和平民百姓无权无钱，却也学得了偷情玩性、贪恋花草、刁钻野蛮。因此，这万花筒的世界，就演化了一出出千奇百怪的魔情戏曲。

秋子建靠一根笔杆子，几篇锦绣文章挣到了一个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名衔，从而也就一跃从农村调到县文化馆创作室。画家上官先生的两位千金都爱上了他。于是，秋子建春风得意二度梅，娶了善良美貌的姐姐玉娥为妻，然而私下里又一箭双雕，破了小姨的童贞。

文成章大学毕业后却无立身之地，他的未婚妻、

大学的同学施云珊来和他结婚却无处可住，秋子建腾出一间屋为他们做新房。形成一种“一门两夫妻，隔壁吹紫箫”的特殊居住环境。为了能找到工作，施云珊去求裘月珠的爱人、人事科长全之如。岂料想全之如见如此花容月貌的南国美人找上门来，早已是心猿意马难拴。全之如果真帮助施云珊安排了工作，可她的身体也就成了他发泄兽欲的工具……

我也不知这故事从哪里而来，也许是一个梦中偶拾。谁若是当成真事，对号入座，那纯粹是傻瓜。不过，若有人走进编书者的圈套，这世界将成为废墟。

——作者戒语

一：秋子建进城为职员 上官君托媒嫁娇女

秋子建最为遗憾的是二十八岁了还光棍一条。

秋子建娶过老婆，也有过女儿，可是老婆和他离了婚，女儿也被老婆带走了，他晃来晃去，还是一条光棍。

秋子建共兄弟五人，独没有姊妹。他落生时他母亲已四十岁。据他母亲回忆说，她那天夜里梦见一位穿锦衣锈袍的官人向她扑来，她一惊醒了，正值鸡鸣，转而就觉腹痛，天亮时就产下一壮健男婴。他母亲说了梦境，他爹说：“备不住这孩子有点来头，要给他起个好名。”子建的老叔过去曾当过村学堂先生，按照他爹的意思，查字典、仿古人，最后决定叫“子建”。他爹问起出处，他叔典典有据：“汉有曹子建一步成诗以解兄逼，唐有郭子建孝母让弟留名千古。”子建的四个哥哥的名字分别为“子富、子贵、子繁、子荣”。可哥四个中唯有他二哥混个村中兽医露点脸面，其余哥仨全靠种地吃饭。

秋家一家人把子建看成是福星降门，盼着举家兴旺。村里人也说这秋家是五虎相聚，往后的日月准红火哩！不想他父亲患了脑淤血过早离去。那时，他的三个哥哥都已成家，四哥也在恋着一个。他正念到初中二年级，本想退学，可他母亲一直念着那个梦境，苦拉苦掖一定供他把书念完。这样他一直念完高中。大学却没有考上，回到村里参加劳动。虽是一样土头土脑的庄稼人，却是满腹文墨，闲暇时吟诗作赋、写

写文章，在村邻中也显得荣耀出众。他母亲虽没盼到他“官袍玉带”，显赫门庭，但也对老儿子另眼相看，说他是“卧龙伏底”，还没到发迹的时运。

这一年秋子建二十二岁。乡村人的婚配的年龄以二十二为埂。子建虽家道贫寒一些，却是人材出众、一表斯文，乡下的姑娘家如何不喜？所以登门提亲的一时挤破了门。他母亲做主审官，四对兄嫂做陪审员，挑来选去，最后订下唐家洼的陈家女儿秀曼小姐，年纪刚好比子建小一岁。转年适逢龙年，选定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为吉期，吹吹打打的将陈家小姐迎娶过来。小两口新婚如蜜，自然免不了一番亲热。隔年，秀曼就产下一个女孩。说来也怪，子建的四位哥哥家生产的全是女儿，他大哥和二哥屋里分别又多一位千金。这样一来，秋家哥五个共有“七位织女”。村邻人也把秋家的趣事当作话柄，不时传说。

子建的母亲一直认为子建是大贵之人，娶的媳妇也该是吉人天相，不曾想一坐胎又是个丫头蛋子，打心眼里就有几分不悦，言里语外的就带出怨意，说这媳妇是“扫帚星”，破了他儿子的运。这子建本是个儒生，新婚时尚把男女之情为重，待得日久，早把这心神分一半在书写文墨上，对家庭的风云变化、婆媳间的冷唇相讥视若罔闻。一日，矛盾终于恶化，婆媳大战出击，子建被享用父母手上的三间瓦屋，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责任。子建只得充当“小姑贤”，东屋劝慰了老母，西屋再喝斥自己老婆。那陈秀曼也是老姑娘出身，在家百般娇惯，哪里受得这样委屈？一经破口，就不顾得礼节脸面，见子建从中“和泥”，全然不相情她些个，便大发撒泼起来。子建见此，就携了老母于大哥家躲其锋锐。渐渐地，子建在这女人身上性懒起来，十天八天不上身一次。想这陈秀

曼正是闺阁少妇，性火正盛，怎忍熬了寂寞空闲？一日，屯里的豆腐匠赵牛儿进户索账，二人闲言碎语、以短叙长，不觉眉眼相对中就存了那层意思。这赵牛儿年已三十有余，娶的老婆有些跛脚，且不喜打扮，未及三十早就一身醜陋，怎及得这秋家小娘们风骚别致？觑个子建出门的日子，又候着这老太太邻居家串门，便悄悄的捱进门来。用不着挑逗，那妇人早已是欲火中烧，软作一团，当下两人就做了苟且偷情之事。

大凡世上之人，不论是英雄才子，还是市井俗夫，一经入了“桃花源”路，都免不了迷津难悟、沦陷其身。这赵牛儿是莽撞汉子，性情粗野，全没一些懦弱斯文，在这女人身上如“重锤击鼓”，又似“马后扬鞭”，直弄得这女人魂飞魄散。至此二人觑空必得幽会。这女人背后偷了汉子，浑身上下被调理得舒服，二来也是觉得心中有愧，不由得在言行上对婆母子建温顺了许多。子建还以为这女人改了心情，心中高兴，便在房事上对这女人下了功夫。尽管他是“颠鸾倒凤”、“背后掏海”，曲尽其技，累得汗流浹背，这女人还觉得没有赵牛儿够味儿。

也该着这女人霉气。夏秋时地里轻闲，子建足不出户，在母亲隔开的那间厦房里攻写文章。他的几篇小说、散文已见诸于报端，自己暗下里要仕途寻路，做些惊异于乡人的壮举。这女人多日不见赵牛儿，心儿早已打熬不住，但在子建眼皮底下，她斗胆也不敢勾引汉子上门。是日，这女人在屋懒散，听得大门外三声连音的卖豆腐吆喝声，知是赵牛儿那厮在召唤她，便把三岁的女儿金燕抱过东屋，搁置子建面前说：“你看会儿孩子，我去买一斤豆腐。”

这女人捱至门前，称了豆腐，视左右无人，便目光流盼，

急急地说：“他在家，上哪儿好？”赵牛儿装着苦豆腐盘子，斜眼笑她道：“这急，又受不了啦？”她淫眼盯住她：“死鬼！这阵没下雨水已漫堤岸上了……”“那好吧，半个钟头后上屯东边的高粱地去我在道边等你。”这女人吃了准，掩住喜头，装作无事似的回到屋来，卷了两片豆腐在孩子手中，转而说：“猪圈猪饿得叫，我去捋把菜来。”子建也没介意，女人出去捋菜是常有的事儿，遂说：“大热的天，不去也罢。”女人说：“我顺便看看庄稼，一会儿就回来。”说着拿个盆儿在炕上，里边放着瓶儿球儿等小玩艺让孩子玩。尔后，这女人拿把镰刀、挎个萝筐就向村东高粱地去了。

事情偏有凑巧。村里的光棍汉虎秃子在村东边河滩上放羊，见这女人从屯里出来，就用眼睛着，瞅着进了高粱地，就有一种别样的欲望窜出来。虎秃子从小就痴，六七岁屁股外露尚不知耻。大了也知道在田里干活，只是文墨不通。可是却天生的邪心眼儿，专意在女人身上溜，逢上人家厉害的，逮住他一顿拳脚，他也就嗷嗷跪下叫饶，但过后仍然不改。当下这虎秃子眼瞄着秋家女人的身影，悄悄地也往高粱地来。这女人一心只在男女偷情上，哪注意到脑后盯梢？见赵牛儿在地边佯装割草，便招呼一声，两人不约而同地往垅深处走，及至站定，两个便搂抱一起，赵牛儿忙把外边衣服脱下铺在垅沟，这边女人便急急地解腰褪裤，随后二人便“倒海翻江”、“杨戈舞剑”地干了起来。不提防这一出“鸳鸯错配”被跟踪而来的虎秃子觑个真而切真，他不敢上前，候到他们“刀枪入库”，分路行走时，这虎秃子忙上前横住女人。女人说：“你要干什么？”虎秃子说：“我看见你让赵牛儿干了，我这儿也憋硬了，你让我也干干。”女人一听变了颜色：“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德行！”虎秃子说：

“你不让我干，我就把这事说出去。”这女人一听有些怕了，心想这事真要捅出去自己还有啥脸面见人？可一瞅虎秃子的埋汰样儿，直从心往外作呕，但又一番心思：今个若不让他占着便宜，定坏事无疑。索性就屈一回，只当“哑巴让狗操了”……这女人便说：“今个让你一回，你要是把我和赵牛儿的事说出去，我就把你这东西割了去！”虎秃子嘻嘻答应。当下把这女人按在垅沟里，学着赵牛儿的样儿又来了次“二进宫”。可叹这女人，一时性浮，淫心骚动，慌促中来野外偷情，不期又被这癞头窥破，由着他作践一番。这癞头发泄完了，嘻嘻傻笑着去了。这女儿只好忍着呕吐羞辱，自行到河塘边，觑个无人，悄悄洗去下身的污垢，然后割把草回家。自此月把不敢出门，也不敢和赵牛儿野外约会。

事情坏就坏在虎秃子身上。这癞头自从占着这女人便宜，越发想女人入了魔，见着女人就拦人家路。一日，一外乡女人路过，虎秃子硬是抱住人家要干那事，被那女人挣脱，告到村上，当下来人把虎秃子传了去。一经拷问，便供出了如何看见赵牛儿和秋家女人通奸，自己又如何相拦复奸的事。村上人虽碍着面子没向外张扬，可是坛子嘴扎得住人嘴哪能扎得住？何况子建的二哥秋子贵是村上兽医，走家串户，这事儿哪能不知？一时，赵牛儿和秋家小娘们在高粱地里通奸的事儿便传遍了全屯。秋家是门大户，怎容得这一烂疮贴脸？当下串通子建，教训了这女人一通，又结伙去赵家，把赵牛儿打个半瘫。此事也算一场风波过去。此后，子建决不招惹这女人，自己独宿在东厦屋。日子一长，这女人忍熬不住，又不敢处边勾引，只得向子建提出离婚。子建也不惋惜。当下双方去乡政府办了离婚手续，各自箱物一分，这女人就抱了女孩走人。后来听说嫁到黑龙江，傍了两个男人，也算这女

人足了性欲之愿。

子建自这女人走后，再不续亲，劳动之余只在这文章上下功夫。乡邻人也隔厌他老婆的那段风流韵事，也没谁家姑娘愿担那份污名。所以子建的婚事也就搁浅起来。然而世道循环，命运有定。子建情场上失意，官场上却渐露曙光。他写的文章发表的愈来愈多，有一篇竟占了某家杂志之首。不久，“市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国青年作家飞龙奖”等等的桂冠都落到他头上。出了名，小小的龙溪村就搁不下了，一纸文书，秋子建调往凤翔乡任文化站站长。刚刚一年过去，风传绿山县文化馆馆长于成龙要调他去创作组，虽未成真，秋子建也知此事为实，县里会晤，于成龙也提及几次，好在秋子建一身自在，或随乡长下乡、或和乡妇联下去抓计划生育，都能相携附从，安时，坦然相处；间时，侃侃而谈，况又是一手妙笔，所做工作，言尽词章，皆宣表于市、县报端。乡政府一年拿了十项先进。如此人才，何以舍得？故而乡里回回拒调。子建虽慕往县里，但乡上厚爱，也无可奈何。这期间，给子建介绍婚事的倒也不少。依子建就看好订下，可他母亲却言定儿子是官相贵人，今日发迹，定要选个城里闺秀为太太。人们见此，料想攀高不上，也就缄口不提，子建的婚事再度搁浅起来。

转眼到了一九九二年春，秋子建孑然一身还是一条光棍。

这一天，秋子建刚踏进文化站，把风衣挂在衣架上，身子尚未坐稳，乡政府通讯员小姜就把一份通知送给他，笑说：“祝贺你！调县的事儿终于成了。”子建拿过通知看了，方知是真，上面通知他明天去绿山县文化馆报到。遂说：“劳你祝贺！转头代我通知一下厨房，预备三百块钱的一桌午餐，我要请客。”小姜答应，子建又补一句：“别忘了你早些去帮我

招呼。”

午间，王副乡长、乡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各屋文秘书、乡妇联主任均被请到。乡党委书记外出开会，算是空缺。席上，子建举杯向各位敬酒，感谢乡政府的荐举培养，众乡僚也赞颂子建的文笔才华，将来前途必将辉煌。席毕，乡长要把饭资记到政府帐上，说是算送别宴，子建争竞了一回，见其意诚，也就作罢。

第二天，子建打点行李，准备去馆里报到。绿山县不算远，可也有五十里，总不能来回跑。子建母亲已年迈七旬，却是身板硬朗。见子建终于有出头露面之日，越发显得身轻气健，邻居中相谈，多了几分豪气。

再说子建，骑着那台半旧的“飞鸽”车，驮着行李，径直来到绿山县文化馆。文化馆他是熟悉的，文化站站长每次开会，都是在文化馆，这里的馆长、馆员他也熟知八九。一进院，见两位女馆员在窗前拉话，便打声招呼。这两位女馆员他也是熟悉的，一位叫黎铁英，一位叫范淑敏，分别担任会计、现金工作。她们俩看见子建，都过来说话。黎铁英说：“刚才于馆长还说你今天来报到哩，叫你来了到他办公室去。”秋子建便把行李解下先搁会计室内，自己忙奔于馆长屋去。于馆长在屋中正和人说话。子建敲门进去，于馆长忙站起来和他握手，又向他介绍对面坐着的那位，说是财政局文财股的刘天孝股长，转头又介绍子建说：“这就是咱们县凤翔乡的才子秋子建，新调到馆里创作组。”二人也就握手相识，随后坐下交谈。于馆长说：“调子建来真是费了不少周折，凤翔乡硬是不放。”子建说：“我才疏学浅，不知是否胜任这项工作，往后还靠于馆长栽培。”

刘天孝说：“真是拿笔杆的人，说话都文质彬彬的。”于

馆长说：“子建功底很好，往后会有大发展。”又聊了一会闲话，刘天孝起身告辞。于馆长说：“一会儿我领你去创作组，宋老师和小何你也认识。住处我已给你安排了，前面四楼，一楼已承包出去开饭店；二楼承包出去做游艺厅；三楼归馆里用，举行画展时做展厅，平时做舞厅；顶楼隔出一半做会议室，隔房有个资料室，这边还有四间办公室，曾立远书记和那两位副馆长都在那边办公，我嫌那儿乱，独挪这边平房来，财会室也在这边，找人办事倒有些方便。”子建听着，时而点头，默不作声。于馆长说：“我的意思是让你先住我楼上那间办公室里，等以后有了房子，咱再慢慢调治。”子建应承谢过，随后又限于馆去里院平房创作组，见过宋邹仁先生和创作员何思林，算是报到，随后又搬着行李限于馆长到前面四楼，打开门，见里边甚是齐整：靠西边是一张新办公桌，两把软靠背椅子，墙角是一套转角沙发；靠东边是一张钢丝床，上边被褥具全，横头竖一穿衣柜。就连脸盆、衣架、香皂之类无一不全。子建知是于馆长预先安置了，就再次谢过。于馆长当下交给了子建房门钥匙，嘱咐他先休息一下，便下楼去了。

子建把自己行李展开铺上，又把~~床~~上那床被子卷好搁置柜里，候夜冷时压脚。又打开一扇窗子，换换空气，随即打来半盆凉水，擦擦脸。时值二月，天气尚凉，早晚暖气还烧。子建在软椅上坐一会儿，把自己所用笔墨纸张，书本材料放在桌上摆好，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自己几年的生活变化，不由得涌上万千思绪，他想起自己如何在田垅沟里摸爬滚打，又如何秉灯夜读，为妇之淫戴着“绿帽子”，最后又想起母亲常给他讲起的梦境……人的命运啊，真是前生造化！他越发坚定自己，在仕途上一争青紫。

上午打发过了，午间去饭店里吃点便饭，下午就去班上。

宋邹仁先生是创作组长，年已六十，正在办退休。见到秋子建来，宋先生和小何过来，围着他说了一些闲话，又扯些县内的文化及文学创作情况，随后把一本“绿山县文学作者名录”递给他，又找出一九八〇年至现在的文化年鉴让他参考。子建也只好佯装耐心地做着这“入门”工作。不消一时，游览已完。有心拿过小说来看，又怕被两位同行议论为“托大”与轻浮，只好把眼睛装作盯在年鉴上，私下里却想着心事，谋划着怎样把名气打出去。

宋邹仁先生虽要退休，对本职工作却十分热心。子建没来时，对宋先生的为人就有闻目睹。宋先生原本是国高教师，建馆以来就到县文化馆工作，算来整整三十五年。据说，从绿山县出去的文才子没有一个不是经宋先生手中调教过的，就连子建的文章，也没少受宋先生指点。宋先生为人一世清高，最恨官场争斗，所以他很少问津政治，也决不和官场人物往来。品性上清高，生活上必将清贫。宋先生有史以来就住的两间东下屋，几经修整，还没挪原位。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靠自己本事挣扎出去建立份家业。好在宋先生的老伴甚为贤明，随着他过清贫日月尚无怨言。闲暇时读外边学生来信，得知某某作品获奖，也就喜形于色、慰藉于心。每逢年节，宋先生户下总要聚一些得意门生高谈阔论，大行“祝酒令”，每当这时，宋先生也就生不觉憾、乐在其中了。秋子建调创作组来，宋先生早就听于馆长谈过。子建的文章宋先生看过，虽是才华横溢，却总觉着有一股浮躁气，见面视之，又感到其本质不实，猜想此人决非久居寂寞、乐于舞文弄墨之苦，遂从心里不喜，交待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事项之后，决不多言，由着各自去做。

秋子建决定的第一件事：第二天午间楼下饭店宴请馆里

的所有领导，及文化馆的顶头上司文化局的各位头头。于成龙馆长见秋子建甚达时务，为他主调又露了脸，所以事事格外看护。秋子建俨然也就成了于馆长手下的红人。

话说美术组组长上官博达，年近五十，膝下无子，只有两位千金，大女儿玉娥二十四岁尚未婚配，在县图书馆上班；小女儿玉凤二十一岁随他在美术组作画。上官博达视两个女儿如掌上明珠。意欲给女儿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可是县城之内，浮浅儿郎居多，又兼交往有限，结识人中竟没一个中意的。以至挑来选去，大女儿玉娥还没攀上夫婿。如今馆里调进一个秋子建，上官先生不由得把选婿的目光落到他身上。经过多次接触、交谈，上官先生认为秋子建是最佳的良婿得主。他虽然背地里也探知他有关离婚的秘闻，但对眼前他做自己的女婿来说，并无伤大雅，何况子建正仕途运盛，大有直上青云之势。思谋已定，就约过女儿玉娥私下见了，玉娥也示同意。上官先生这才求于成龙馆长做媒。于馆长也不推让，愿意做此大媒。

转日，于馆长向子建说起做媒的事儿。子建回想也曾见过上官玉娥，从人品到相貌也算百里挑一，何况人家还不忌讳自己二婚，又是于馆长亲自做媒，这个面子是不能卷的，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上官先生见子建答应了婚事，忙一家商量，要请这未婚女婿上门，双方言定婚事，顺便就答谢于馆长大媒。是日，上官家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于馆长早就来到，子建由玉娥亲自去请。两人免不了又多一层羞涩，相互间攀谈，了解一些。子建说：“我的历史你也许知道不多，跟我订婚有些委屈你了。”上官玉娥并不觉得委屈。在她眼中，秋子建是个典型的男子汉：一米七五的个头，不黑不白，不胖不瘦，更兼才华

横溢，举止潇洒。虽知他娶过亲，但那又何所谓？所以见子建早已是春心窦开，流眸生情，娇嗔嗔地说：“我只认识现在的你，对于你过去的什么事儿都不去想。”子建说：“我年龄比你大。”玉娥把头一低，轻声说：“我不嫌你。”子建说：“我初到城里，要钱没钱，要窝没窝。”玉娥索性把头往他胸前一歪，更加软声说：“我不嫌你……”子建见她温顺娇柔，百媚生春，也禁不住心猿意马，但初次见面，不可造次，只有等以后再慢慢消受她。他便故作文雅，轻轻地在她额上吻了一下，扶起她说：“别看我结过婚，在男女交往上还是守旧派，往后还承上官小姐多加指教。”玉娥脸上扑红，扭过身说：“我不信，你骗我。”子建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是真是假，以后验证，咱这会儿去认认丈母娘的门儿，有什么缺欠之处，小姐可得多替我周全。”当下二人就奔玉娥家走来。

玉娥家是三间平房独院，前面还有三间门房。上官先生夫妻俩住东屋，玉娥玉凤姐俩住西屋，门房放一些杂物，平时父女俩作画，都在各自屋里。上官先生善于画山水，玉凤小姐喜欢画花鸟。上官先生的画笔调凝重、气势恢宏；玉凤小姐的画却色彩清新、活泼可爱。父子俩的画风在绿山县中可称得上各占一绝。上官先生对小女儿的宠爱更是尤加一等。

秋子建和玉娥赶到家时，饭菜已经做好多半，先和全家人见过礼，又给于馆长敬过烟，这才自然地在沙发椅上坐下，谈些随时的话题和答问一些有关的事儿。玉娥的母亲是个善良朴实女人，原先在鞋帽厂上班，后来厂子倒闭开不出资来，工人就放了长假，各行其便。她母亲就在门口街旁摆个烟酒摊，或卖多卖少，天天都有个进项。夫妻俩没儿子，就盼着女儿找个好女婿，闲暇里好早早抱外孙。如今见女婿果然是一表人才、听言谈、看外貌，都挑剔不出什么毛病，心里喜

得都有些脚下发轻了。玉凤对这位姐夫也比较满意，帮里忙外的沏茶倒水，脸上也带出了笑容。

等吃了饭，于馆长告辞回去。秋子建也起身想走，上官一家人极力挽留。说是做了亲了就是一家人，何必自己宿在馆里，吃饭还没个做处，天天下饭店终不是个长法儿，莫不如搬在家中来住，来来往往的倒省了许多方便。子建见上官一家执意相留，也只好住下。玉娥母亲说：“今晚你和你岳父在这屋住，我去西屋。明天再把门房收拾出一间，你就在门房住。”当时宿下，一夜无话。第二天吃过早饭，都各自上班。

自此，子建吃住在上官家，倒乐得落个吃住自在。上官小姐虽没过门，却对他照顾十分周到。何况丈母娘更是爱惜女婿，瞅着不比女儿短啥，吃上喝上更是加了意儿。这一天，县电影院放映《红高粱》。馆里给每人发了一张票，子建找到于馆长，额外多要两张。这样，吃过晚饭，五口人就相携着朝电影院走来。虽是进四月天气了，晚上依然有些冷。玉凤让姐姐和子建一路走，可子建一定要陪岳父一起走，只好两个女儿挽了母亲，女婿伴了丈人一起走到影院。电影票却是分开的，上官夫妇俩座挨着，子建和玉娥的票是连号的，只有玉凤的票是单号，离他们座位远一些。子建说：“小妹委屈你孤单了，下次我弄连号的再向你赔情。”玉凤向他脸上一点说：“别假装慈悲了，你把那位陪好就有功了。”

一会儿，电影就开演了。作为人那种原始的性冲动与自然宣泄促使上官玉娥有一种奇妙的欲望产生，她知道她迫切地需要什么，头不由自主地依了过来，又拽过子建的手，送入解开两个衣扣的怀中……。

是夜，子建睡在上官家门房中，时值半夜，他听见两下敲门声，已知是谁，便悄悄打开，玉娥便扑进怀来，借着月

明，子建把上官小姐衣服除净，轻轻抚摸着玉体，随后学那《红高粱》里的镜头，把那玉蕊花心登时穿针刺破，直疼得这上官小姐汗泪交流、哼呀不已，却也是乐意忍受、浑身酥软。一夜，“穿针刺蕊”、“洪荒耕犁”了三次，直累得子建筋疲力竭，虚汗不止。快天亮时，上官小姐悄悄潜回房去。其实玉凤早已醒过，见姐姐位空着，便知去了哪里。想着他们此刻做的勾当，浑身也禁不住欲火窜动，不由得用手按住那个部位，自相寻得一些体内发泄。后来门声响动，知是姐姐回来，便头冲里，装了睡着不知，眼睛却直瞪瞪地想着心事。

第二天，子建起来很晚。上官先生见他面色苍白，眼角充血，又见女儿玉娥唇红齿白，脸上放彩，就猜想他们夜里是做下那事了，但不好说破，又一想他们年岁已大，结婚是早晚的事儿，何必让他们偷偷摸摸，莫不如把话说开，让他们住在一起。可这话不能从他口中出，只好背下里和夫人商量，让夫人说给女儿。哪知上官玉娥婉转地把父母打算当子建一说，子建勃然变色，道“我秋子建成什么人？虽寄人篱下，可也是七尺壮汉！你若是愿意嫁我，我们双方准备，一个月后结婚；你若不同意嫁我，咱们放手各自走路。我秋子建再穷，也担不了奸人之女、先有后嫁的污名！”上官玉娥听了不免有些恼怒，恨他曲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但又一想他既然有这个志气，干脆随他早日结婚，也免得在父母、妹妹跟前自己羞涩。于是说：“你准备吧，哪天结婚我随你！彩礼我一样不要，就是住大街去也不嫌弃。”说着，眼中落下泪来。子建最见不得女人落泪，见上官小姐如此至诚待己，不免也受感动，丢开了刚才的那股傲气，使出温柔，着意又抚慰了上官小姐一番。两个人又重归于好，做了一回被底鸳鸯，最后言定在五一节举行婚礼。